

范蠡“止于陶”考辨

刘凌

(泰山学院 汉语言文学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 关于范蠡晚年“止于陶”之“陶”,向有定陶、陶山两说。但据大量史料分析,定陶说或更近史迁原初判断,也更符合其它史籍逻辑、区域文化和人情事理。但其它地区的范蠡传说也非空穴来风,它们多在范蠡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或是南北文化交流交汇处。范蠡研究,应致力于其辩证智慧的开掘,而不必在其落脚地上过分纠缠。

[关键词] 范蠡;止于陶;文献辨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09)01-0016-05

鲁迅先生说得好:“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1]历史人物的地位,总是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升降浮沉。近年来,随着发展地方经济热,儒学热和儒商文化热的升温,范蠡生平事迹重又受到关注,这也给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迄今为止,山东肥城、定陶和河南浙川,已分别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并研究范蠡。其中争议较大者,是范蠡晚年归宿问题,“陶山”、“定陶”两说争执不下。拙文即试对史迁所谓(范蠡)“止于陶”略作考辨,以给关注者提供一种参考思路。

一、范蠡晚年归宿的相关记述

据《越绝书》记述,蠡本为楚地宛冢(今河南浙川)人;后为楚臣文种赏识,二人“俱见霸兆出于东南”,为成就一番事业,二人先奔吴,后奔越,在越“臣主同心,遂霸越邦”。关于范蠡生卒年,难以确考。《词海》历史分册称其为“春秋政治家”^[2]。近年有人考证、推算,范蠡生卒年或为公元前538年和公元前451年,或为公元前538年和公元前447年,享年分别为88岁、92岁^[3]。如此以来,他就成为跨越春秋和战国(以公元前475

年为界)两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今人陈桥驿教授考订认为,《越绝书》乃战国时作品,后经东汉袁康、吴平整理、增删^[3]。但多数人还是认为乃后汉人所作。一般认为,范蠡事迹首见于《国语》,其中《越语》下篇,称其助越灭吴功成,“遂乘轻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越语》研究专家王树民认为,《越语》乃“后人追记之笔”^[4],人物细节省略,当可理解。

而汉代司马迁《史记》却记述颇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货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5]

《史记·货殖列传》有类似叙述:“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

[收稿日期]2008-11-09

[作者简介]刘凌(1941-),男,山东临沂人,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5]

后汉班固《汉书·货殖传》谓:“(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传为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称:“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辞于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6]

传为后汉袁康撰《越绝书》载:“范子已告王,立志入海,此谓天地之图也”;又谓“(蠡)不合乃去,三迁避位,名闻海内。去越入齐,老身西陶。”^[6]

清曹元清辑,南朝刘宋盛弘之撰《荆州记》云:“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冢,树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终于陶。”^[7]清陈运溶集证本则谓:“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终于陶。”^[8]

由上可知,后人记述,基本因袭《越语》和《史记》成说,或谓“莫知终极”,或谓“止于陶”。“五湖”指菱、游、莫、贡、胥五湖,即今太湖水域。“三江”,有娄江、松江、东江或吴江、钱塘江、浦阳江诸说,但均指五湖(太湖)下游入海的三条水道。由此推断,“出三江,入五湖”语颇不伦,或为“浮五湖,出三江”之误。如此,才与“入海”、“出齐”相符。范子行止大约是:先在五湖稍事盘桓,然后出三江,入海北上,选定齐国一“海畔”耕殖,闻名后人齐都为相,稍后避“尊名”之陶并“止于陶”。所谓“三迁避位”,别王浮湖为一迁,入海出齐为二迁,离齐之陶为三迁。

至于范子为何出齐?愚以为可能与齐、越两国文化类型相近有关,它们都属于非中心的边夷、滨海型文化。公元前544年(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齐》,评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可知他对齐文化有极高评价。在齐、鲁交界处的泰山,则有吴观、越观峰名,孔子望吴胜迹,

都证明吴越文化确曾北传,与齐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交流。凡此种种,都与范蠡居齐颇有关涉,也显示范蠡“止于”陶山说并非空穴来风。齐文化与吴越文化均具有思想开放,王、霸、货殖兼容之特色,又均有农桑、鱼盐之饶,便于至富。范子择地而居,应说颇有战略眼光。

二、“陶”之定点的相关史料

后汉袁康撰《越绝书》谓蠡“去越入齐,老身西陶”,已暗指“陶”即“西陶”,也即定陶。

《史记·货殖传》在(范蠡)“之陶”文下注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服虔云:陶,今定陶也。”^[5]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约是桓帝、灵帝时期人,曾官至尚书侍郎、高平令,中平末迁九江太守,因故免官,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谊》(有云《行谊》者——笔者)

《汉书·货殖传》“之陶为朱公”文下注引:“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侍郎,撰有《汉书音义》。殿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间行以去,止于陶”文下注中,有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晋徐广《史记音义》曰“今之济阴定陶”^[5]。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一》云:“济水又东北,迳定陶县故城南……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汉宣帝甘露二年,更济阴为定陶国……战国之世,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变姓名寓于陶,为朱公。”^[9]意指“陶”即定陶。

唐李泰等编撰《括地志·济州·平阴县》云:“陶山在济州平阴县东三十五里。〔范蠡〕止此山之阳也,今山南五里犹有陶朱公冢。”^[10]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间行以去,止于陶”、“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以及《货殖传》(范蠡)“之陶”文下注中,唐张守节《正义》曾三引此文,引文稍异,均确指陶山。

北宋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陶山”条云:“《齐地记》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号鸱夷子。间行止于陶,因为号‘朱公’焉。后改为鸱夷山,在今平阴县东。”^[11]意指“陶”即陶山。

南宋罗泌《路史·国名记四》“陶唐氏后”载:“陶,高辛封之。今广济军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蠡变姓名,间行止陶。今郛之平阴有陶山。”^[12]基本指“陶”为定陶,但并存陶山。

由清代泰山书院院长唐仲勉撰于乾隆年间刊于嘉庆年间的《岱览》，在卷32“陶山”条中，引拙文上引《路史·国名纪》和《太平御览》等数文，肯定范蠡终老肥城陶山^[13]。

由上可知，关于“陶”之确址，有定陶、陶山两说。而《史记》的几大注家《集解》、《正义》、《索隐》，则只是征引诸说，并未明确表态。不过，人们还是可以提问：究竟哪种说法更可靠呢？或者说，哪种观点更接近司马迁的潜在判断呢？

三、“陶”之地点的可能性分析

已如前述，先秦时人，不知范蠡晚年归宿；直到汉代司马迁，才给范蠡确定一个落脚地“陶”。遗憾的是，他不仅未注明史料来源，而且地名还用了个简称“陶”，从而招至千古疑案。

不过，尽管史迁未能明言“陶”为“西陶”（定陶）还是“东陶”（陶山），但与《越世家》和《货殖传》的相关语境联系分析，还是可以大体认定史迁的原初判断。关于范蠡“止于陶”的原由，《越王勾践世家》谓“（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货殖列传》谓“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由此可知，这个“陶”乃位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极利经商致富。那么，“西陶”，“东陶”，谁更符合这一条件呢？

空口无凭，还是应以史载、史称为据。

《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史记·叔孙通列传》：“成王即位，周公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也。”

《史记·货殖传》又云：“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三河”又是何地？“四塞称天府，三河建洛都。”（《全唐诗》卷59-21，李峤《城》）；“三河即豫地，系宋复系周”（《全宋诗》卷06，陆文圭《赠柯山夏梅月》）。由此可知，所谓“三河”，大致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游平原地区，而且曾归属于宋。

《晋书·王弥传》：“弥谓曜曰：‘洛阳天下之中。’”

《资治通鉴·汉纪三》：“（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晋纪九》有同语。

《全唐文》卷260，姚崇《清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豫州处天下之中，所以远包四海。”

《全唐文》卷352，胡交《修洛阳宫记》：“大河之南，厥土为豫。考极相方，实处天下之中。”

豫州，东汉州名；辖郡、国六，县九十七，治所谯（安徽亳县）辖区，约在今河南南部，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角及山东西南角一带。

《全唐文》卷510，陆长源《嵩山会善寺戒坛记》：“嵩高得天下之中也。”

《古文观止》卷09，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洛阳处天下之中。”

《全宋诗》卷05，姚勉《赠彭花翁牡丹障》：“长寿不数唐崇敬，岂非洛邑天下中？”

《列朝诗集》卷69丁集第五，谢山人榛一百五十四首，《送徐行父少参赴关内》：“咸阳天下险，洛邑天下中。”

由上引可知，从周朝到明朝，从司马迁，到后来历代史家、文人，均认为，“天下之中”，乃指以洛邑为中心，包括嵩、洛、豫在内的黄河流域中段平原周边地带。民国《定陶县志·封域·沿革》谓“古豫州东北隅为古陶国”，“周为曹国都，春秋入宋，战国入魏，始名定陶”^[14]。足见定陶恰在“天下之中”范围之内。

因此可以判定，史迁所说的“止于陶”之“陶”，就是指地处“天下之中”的定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战国时期的《国语·越语》都认为范蠡“莫知其所终极”，史迁又是根据什么定其“终极”的呢？

众所周知，《史记》材料依据要在二途：一为典籍，二是访察。其时，“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均列入“兵权谋”中，其中是否有关于范蠡晚年归宿记载，不得而知。史迁青年时代，又曾亲历江、淮、会稽、沅、湘、汶、泗、齐、鲁、邹、峄、蕃、薛、彭城、梁、楚等地访察，收集大量遗闻传说。司马迁是位严肃史官。他遵《大学》“无征不信”信条，坚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始终”（《报任安书》），和“著其明，疑者阙之”（《史

记·高祖功臣表序)原则,肯定不会信口乱说。因此,我们在无法证伪的情况下,只能暂时相信史迁的结论。但他依据的究竟是史籍还是传说,就难确考了。

另外,此说也符合史籍逻辑和人情事理。

由《越语》可知,范蠡是位有战略眼光的商贸家,晚年致力于经商致富。而由《史记·货殖传》可知,“天下之中”恰属商贸发达地区,洛阳即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而定陶,就处“天下之中”。《史记·货殖传》载:“子贲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而定陶,恰是当年曹、宋的中心。作为“能择人而任时”的“善治生者”,范蠡择此经商,合情又合理。而据康熙版《肥城县志·风俗》可知,肥地自古“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并非商贸发达之地。权谋家范蠡,决不会择此经商。

范蠡又是因怕“久受尊名,不祥”,才辞齐相隐身“间行”、“止于陶”的,他也不会只逃到距齐国边境很近(还曾属齐)的肥城陶山。

当时的定陶,商贸和畜牧业发达,曾是三大纺织中心之一,至今仍是著名的养羊基地。《孔丛子》下《陈士义第十五》记述:鲁国穷士犒顿,就曾向陶朱公问致富之“术”,赴西河豢养雌性牲畜,“十年之间,其滋息不可计”;其经营地“西河”,也与定陶相去不远。

除了定陶居“天下之中”,适合经商之外,定陶归属也对蠡有利。当时定陶已属宋国。越灭吴后,曾“归吴所侵宋地于宋”(《越世家》),宋国会对手管外交的范蠡心存感激。蠡在此经商,自有种种方便之处,起码会有安全感,这当然也是一种“择人而任时”。因此,综合多种因素,可以判定,范蠡终老定陶,是合情合理与可能的。

嘉庆版《肥城县志·古迹志》编者按,一方面承认“类书率谓陶为陶邱,故定陶亦有范蠡墓”,同时又认定“陶乃在齐之界上,是墓在陶山无疑”^[15],就未免过于武断。又以《禹贡》为据,断言“惟山可以止举其名”,却无视地名亦可“举其名”的史实。尽管史上有“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水经注·河水四》)的质问,但定陶前身陶邱,就常被简称为“陶”,史迁以“陶”指代定陶,又有何不可呢?

由上引可知,史上多数人,尤其是宋以前人,

多赞同“西陶”说。今人著述,如钱穆《史记地名考》^[16],逢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17],谭麟《荆州记点注》^[7]等,也均持此说。当然,这并非主张学术少数服从多数,而只是表明,多数人认同了此情此理。

而清人唐仲勉,因父仕平阴,母葬陶山,特殊感情的障蔽,使其视而不见相反观点,断然肯定“(蠡)止陶山之阳”。其引文,竟有断章取义者。拙文前引《路史·国名记》显示,乃是基本肯定定陶说,同时存陶山说。而仲勉却硬是隐去“今广济军治古定陶城,有陶丘”字样,从而篡改成确指陶山了。由此足见,一旦感情左右了学术,是何等可怕。唐文所引“太平御览”转引《齐地记》(传有同名两书),原书已佚,难以查证。不过其中“后改曰鸱夷山,在今平阴县东”一语,疑为《御览》判断,而非《齐地记》文字,因宋前史册从未见“鸱夷山”记载,正史记载,则首见于《金史·地理中》。

当今肥地人士同出于爱乡之情,也无视种种异议,认定范蠡“止于陶山”。一些于史无据的传说,也作为论据,说什么“秦始皇封禅泰山驻蹕陶山,丞相李斯特地到范蠡墓前留下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的赞颂词”^[13]。且不说于史载无据,即于情理也扞格难合。赞词内容就与李斯思想不符,李斯行事充满进取、开拓意识,断不会赞颂“智以保身”。另外,他与范子相距不过三四百年,也不可能有“千载而下”表述;直到唐代李白,才有“我于鸱夷子,相去千馀岁”(《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的诗句。一般民众信以为真尚可谅解,但研究者决不可将此类资料充作严肃论据。

然而,陶山范子遗迹,也未必全属臆造。确如童书业先生所言,范蠡不是“普通商人”,而是以辞职高官身份“经商的贵族”^[18],加之他还“所止必成名”、“三迁皆有荣名”(《史记·越世家》太史公曰,“三迁避位,名闻海内”(《吴越春秋》卷66),这就使他很难做到完全隐秘其身,不为人所知。其行止地,必会留下若干历史记忆。有其遗迹之处,诸如浙川,绍兴,诸暨,无锡,宜兴,苏州,金陵等地,就多是范子曾经活动过或与其活动区相近的地区。又如有人所说:“五湖之说不同,愚谓後人所在慕德而祀焉耳。”(《全唐文》卷816《蠡山庙碑记》)出于“慕德”,各地也可能有所附会、夸张,或凭想象编撰

光耀乡里的故事传说,或据美意构造纪念物象。范子“之(定)陶”,途经陶山,稍事驻留,也不无可能。或如净友周郢所言,越文化与齐文化交流混融,越人将其对范子的怀念带到北方,也未可知。但史迁明言,蠡乃“耕于海畔”、“父子治产”,似不太可能在陶山定居“治产”,只可惜“海畔”未能留下遗迹。

同理,止于定陶,也未见得就是铁定的事实,因为史迁并未交待史料依据。一种可能是:有商贸传统的定陶人士,或据祖上传闻,或据史籍想象,认定蠡晚年落脚“西陶”;而史迁游访至此,听到并相信了此类传说,认为符合史籍逻辑,从而将“止于陶”写入书中。正如陈子昂所咏:“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感遇诗三十八首》)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也只能说,范蠡“止于”定陶,更符合史籍和人物逻辑,可能性更大些,更合情理一些罢了。

也许正因如此,光绪版《肥城县志》,民国版《定陶县志》就均未把话说死。前书《古迹》,在列举陶山、定陶范子遗迹后云:“《史记》:‘蠡去齐止於陶’,初不云陶在何处,存疑可也。”^[19]而后书则只列述定陶范子遗迹,却避讳了“止于陶”问题^[14]。不管怎样,作为严肃的学者,对此类问题还是尽量慎重为宜,不宜迎合时尚,说些无根无据、不负责任的话。我也赞成吴云贵先生的主张:不应在范子生地、卒地方面争执不休,而应着力研究其思想言行^[29]。笔者认为,范子事迹所体现的辩证智慧,才是我们应予关注的宝贵财富。在发展地方经济中,也可以适当利用历代名人资源,却又不可对之寄予过高期望,文化资源应主要为文化建设服务。对一切历史人物,也都不应采取地方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态度;而应以博大的胸怀,宏阔的眼光,继承、弘扬其所展现的优良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又是沙士比亚[A]. 鲁迅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历史分册[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 [3] 吴云贵,严君国. 范子研究[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 [4] 王树民,沈长云.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 二十五史(第1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 四库全书(第463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谭麟. 荆州记点注[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8] 荆洲记九种[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9] 郦道元. 水经注[A]. 四库全书(第573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贺次君. 括地记辑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 李昉,等. 太平御览(卷42)[A]. 四库全书(第893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罗泌. 路史[A]. 四库全书(第383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 孟昭水. 岱览校点集注[M]. 济南:泰山出版社,2006.
- [14] 民国版定陶县志卷之一[A]. 山东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Z].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5] 肥城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肥城县志(上册)[Z]. 泰安:泰安新闻出版局,1995.
- [16] 钱穆. 史记地名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7] 逢振镛. 山东古国与姓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 [18] 董书业. 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M]. 济南:齐鲁书社,1981.
- [19] 光绪版肥城县志(卷一)[A]. 山东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Z].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闵 军)

A Research on Fan Li's Settlement in Tao

LIU 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21,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explained Tao, the place where Fan Li settled in his late years, by two different places: Dingtao and Taoshan. Bu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Dingtao is more believable in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logic, regional cultural and common practice. However, other arguments are not unreasonable, either.

Key words: Fan Li; settlement in Tao; documentary research

范蠡“止于陶”考辨

作者: [刘凌](#), [LIU Ling](#)
作者单位: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刊名: [泰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31(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9条)

1. [鲁迅](#) [又是沙士比亚](#) 198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历史分册](#) 1981
3. [吴云贵](#), [严君国](#) [范子研究](#) 2006
4. [王树民](#), [沈长云](#) [国语集解](#) 2002
5. [二十五史](#) 1986
6. [四库全书](#) 1987
7. [谭麟](#) [荆州记点注](#) 1992
8. [荆洲记九种](#) 1999
9. [酈道元](#) [水经注](#) 1987
10. [贺次君](#) [括地记辑校](#) 1980
11. [李昉](#) [太平御览](#) 1987
12. [罗泌](#) [路史](#) 1987
13. [孟昭水](#) [岱览校点集注](#) 2006
14. [民国版定陶县志](#) 2004
15. [肥城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肥城县志](#) 1995
16. [钱穆](#) [史记地名考](#) 2001
17. [逢振镐](#) [山东古国与姓氏](#) 2006
18. [童书业](#) [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 1981
19. [光绪版肥城县志](#) 2004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xyxb200901005.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4月23日